

东周列國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冯梦龙 蔡元放 编

# 东周列國志

下

冯梦龙 蔡元放 编

一九七八年·北  
人民文学出版



531890

## 第五十五回

華元登牀劫子反

老人結草亢杜回

話說楚莊王大集羣臣，計議卻晉之事。公子側進曰：『楚所善無如齊，而事晉之堅，無過於宋。若我興師伐宋，晉方救宋不暇，敢與我爭鄭乎？』莊王曰：『子策雖善，然未有隙也。自先君敗宋於泓，傷其君股，宋能忍之，及厥貉之會，宋君親受服役。其後昭公見弑，子鮑嗣立，今十八年矣，伐之當奉何名？』公子嬰齊對曰：『是不難。齊君屢次來聘，尙未一答。今宜遣使報聘於齊，竟自過宋，令勿假道，且以探之。若彼不較，是懼我也，君之會盟，必不拒矣。如以無禮之故，辱我使臣，我借此爲辭，何患無名哉？』莊王曰：『何人可使？』嬰齊對曰：『申無畏曾從厥貉之會，此人可使也。』

莊王乃命無畏如齊修聘。無畏奏曰：『聘齊必經宋國，須有假道文書送驗，方可過關。』莊王曰：『汝畏阻絕使臣耶？』無畏答曰：『向者厥貉之會，諸君田於孟諸，宋君違令，臣執其僕而戮之，宋恨臣必深；此行若無假道文書，必然殺臣。』莊王曰：『文書上與汝改名曰申舟，不用無畏舊名可矣。』無畏猶不肯行，曰：『名可改，面不可改。』莊王怒曰：『若殺子，我當興兵破滅其國，爲子報仇！』無畏乃不敢復辭。

明日，率其子申犀，謁見莊王曰：「臣以死殉國，分也；但願王善視此子。」莊王曰：「此寡人之事，子勿多慮。」申犀領了出使禮物，拜辭出城。子犀送至郊外，申舟吩咐曰：「汝父此行，必死於宋。汝必請於君王，爲我報仇，切記吾言！」父子灑淚而別。

不一日，行至睢陽，關吏知是楚國使臣，要索假道文驗。申舟答言：「奉楚王之命，但有聘齊文書，卻沒有假道文書。」關吏遂將申舟留住，飛報宋文公。時華元爲政，奏於文公曰：「楚，吾世仇也。今遣使公然過宋，不循假道之禮，欺我甚矣！請殺之！」宋公曰：「殺楚使，楚必伐我，奈何？」華元對曰：「欺我之恥，甚於受伐；況欺我，勢必伐我，均之受伐，且雪吾恥。」乃使人執申舟至宋廷，華元一見，認得就是申無畏，怒上加怒，責之曰：「汝曾戮我先公之僕，今改名，欲逃死耶？」申舟自知必死，大罵宋鮑：「汝奸祖母，弑嫡姪，幸免天誅；又妄殺大國之使，楚兵一到，汝君臣爲齏粉矣！」華元命先割其舌，而後殺之。將聘齊的文書禮物，焚棄於郊外。從人棄車而遁，回報莊王。莊王方進午膳，聞申舟見殺，投箸於席，奮袂而起。即拜司馬公子側爲大將，申叔時副之，立刻整車，親自伐宋，使申犀爲軍正，從征。按申舟以夏四月被殺，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，可謂速之至矣！潛淵有詩云：

明知欺宋必遭屯，君命如天敢惜身？投袂興師風雨至，華元應悔殺行人。

楚兵將睢陽城圍困，造樓車高與城等，四面攻城。華元率兵民巡守，一面遣大夫樂嬰齊奔晉告急。晉景公欲發兵救之。謀臣伯宗諫曰：「林父以六百乘而敗於邲城，此天助楚也，往救未必有功。」

景公曰：「當今惟宋與晉親，若不救，則失宋矣。」伯宗曰：「楚距宋二千里之遙，糧運不繼，必不能

久。今遣一使往宋，只說：「晉已起大軍來救。」諭使堅守。不過數月，楚師將去。是我無敵楚之勞，而有救宋之功也。」景公然其言，問：「誰能與我使宋國者？」大夫解揚請行。景公曰：「非子虎不勝此任也。」解揚微服行及宋郊，被楚之遊兵盤詰獲住，獻於莊王。莊王認得是晉將解揚，問曰：「汝來何事？」解揚曰：「奉晉侯之命，來諭宋國，堅守待救。」楚莊王曰：「原來是晉使臣！爾前者北林之役，汝爲我將蔣賈所擒，寡人不殺，放汝回國；今番又來自投羅網，有何理說？」解揚曰：「晉楚仇敵，見殺分也，又何說乎？」莊王搜得身邊文書，看畢，謂曰：「宋城破在旦夕矣，汝能反書中之言，說汝國中有事，急切不能相救，恐誤你國之事，特遣我口傳相報。」如此，則宋人絕望，必然出降，省得兩國人民屠戮之慘。事成之日，當封你爲縣公，留仕楚國。」解揚低頭不應。莊王曰：「不然，當斬汝矣！」解揚本欲不從，恐身死於楚軍，無人達晉君之命，乃佯許曰：「諾。」莊王升解揚於樓車之上，使人從旁促之。揚遂呼宋人曰：「我晉國使臣解揚也。被楚軍所獲，使我誘汝出降。汝切不可！我主公親率大軍來救，不久必至矣。」莊王聞其言，命速牽下樓車，責之曰：「爾既許寡人，而又背之，爾自無信，非寡人之過也。」叱左右斬訖報來。解揚全無懼色，徐聲答曰：「臣未嘗無信也。臣若全信於楚，必然失信於晉，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，以取賂於外國，君以爲信乎？不信乎？臣請就誅，以明楚國之信，在外不在內！」莊王嘆曰：「忠臣不懼死。」子之謂矣！」縱之使歸。

宋華元因解揚之告，繕守益堅。公子側使軍士築土壘於外，如敵樓之狀，親自居之，以闕城內，一舉一動皆知。華元亦於城內築土壘以向之。自秋九月圍起，至明年之夏五月，彼此相拒九個月頭，

睢陽城中，糧草俱盡，人多餓死。華元但以忠義激勸其下，百姓感泣，甚至易子爲食，拾骸骨爲爨，全無變志。莊王沒奈何了。軍吏稟道：『營中只有七日之糧矣！』莊王曰：『吾不意宋國難下如此！』乃親自登車，閱視宋城，見守陣軍士，甚是嚴整，嘆了一口氣，即召公子側議班師。

申犀哭拜於馬前曰：『臣父以死奉王之命，王乃失信於臣父乎？』莊王面有慚色。申叔時時爲莊王執轡在車，乃獻計曰：『宋之不降，度我不能久耳。若使軍士築室耕田，示以長久之計，宋必懼矣。』莊王曰：『此計甚善！』乃下令，軍士沿城一帶起建營房，即拆城外民居，并砍伐竹木爲之。每軍十名，留五名攻城，五名耕種，十日一更番，軍士互相傳說。華元聞之，謂宋文公曰：『楚王無去志矣！晉救不至，奈何？臣請入楚營，面見子反，劫之以和，或可僥倖成事也。』宋文公曰：『社稷存亡，在此一行，小心在意！』華元探知公子側在土堙敵樓上住宿，預得其左右姓名，及奉差守宿備細。捱至夜分，扮作謁者模樣，悄悄地從城上縋下，直到土堙邊。遇巡軍擊柝而來，華元問曰：『主帥在上乎？』巡軍曰：『在。』又問曰：『已睡乎？』巡軍曰：『連日辛苦，今夜大王賜酒一罇，飲之已就枕矣。』華元走上土堙，守堙軍士阻之。華元曰：『我謁者庸僚也。大王有緊要機密事吩咐主帥。因適纔賜酒，恐其醉臥，特遣我來當面叮囑，立等回復。』軍士認以爲真，讓華元登堙。堙內燈燭尙明，公子側和衣睡倒。華元逕上其牀，輕輕的以手推之。公子側醒來，要轉動時，兩袖被華元坐住了。急問：『汝是何人？』華元低聲答曰：『元帥勿驚，吾乃宋國右師華元也。奉主公之命，特地夜至求和。元帥若見從，當世從盟好；若還不允，元與元帥之命，俱盡於今夜矣！』言畢，左手按住臥席，右手於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，燈光之下，晃上兩晃。公子側慌忙答曰：『有事大家商量，不須粗鹵。』華元收了

七首，謝曰：『死罪勿怪！情勢已急，不得從容也。』公子側曰：『子國中如何光景？』華元曰：『易子而食，捨骨而爨，已十分狼狽矣。』公子側驚曰：『宋之困敵，一至此乎？吾聞軍事「虛者實之，實者虛之」。子奈何以實情告我？』華元曰：『君子矜人之厄，小人利人之危。』元帥乃君子，非小人，元是以不敢匿情。』公子側曰：『然則何以不降？』華元曰：『國有已困之形，人有不困之志。君民効死，與城俱碎，豈肯爲城下之盟哉？倘蒙矜厄之仁，退師三十里，寡君願以國從，誓無二志！』公子側曰：『我不相欺，軍中亦止有七日之糧矣。若過七日，城不下，亦將班師。築室耕田之令，聊以相恐耳。明日我當奏知楚王，退軍一舍；爾君臣亦不可失信。』華元曰：『元情願以身爲質，與元帥共立誓詞，各無反悔。』二人設誓已畢，公子側遂與華元結爲兄弟，將令箭一枝付與華元，吩咐：『速行。』華元有了令箭，公然行走，直到城下，口中一個暗號，城上便放下兜子，將華元吊上城墻去了。華元連夜回復宋公，歡歡喜喜，專等明日退軍消息。

次早天明，公子側將夜來華元所言，告於莊王，言：『臣之一命，幾喪於七首。幸華元仁心，將國情實告於我，哀懇退師，臣已許之。乞我王降旨！』莊王曰：『宋困憊如此，寡人當取此而歸。』公子側頓首曰：『我軍止有七日之糧，臣已告之矣。』莊王勃然怒曰：『子何爲以實情輸敵？』公子側對曰：『區區弱宋，尙有不欺人之臣；豈堂堂大楚，而反無之？臣故不敢隱諱。』莊王顏色頓霽曰：『司馬之言是也！』即降旨退軍，屯於三十里之外。申犀見軍令已出，不敢復阻，捶胸大哭。莊王使人安慰之曰：『子勿悲，終當成汝之孝。』楚軍安營已定，華元先到楚軍，致宋公之命，請受盟約。公子側隨華元入城，與宋文公歃血爲誓。宋公遣華元送申舟之棺於楚營，即留身爲質。莊王班師歸楚，厚葬申

舟，舉朝皆往送葬。葬畢，使申犀嗣爲大夫。

華元在楚，因公子側又結交公子嬰齊，與嬰齊相善。一日，聚會之間，論及時事，公子嬰齊嘆曰：『今晉楚分爭，日尋干戈，天下何時得太平耶？』華元曰：『以愚觀之，晉楚互爲雌雄，不相上下，誠得一人合二國之成，各朝其屬，息兵修好，生民免於塗炭，誠爲世道之大幸！』嬰齊曰：『此事子能任之乎？』華元曰：『元與晉將欒書相善，向年聘晉時，亦曾言及於此。奈無人從中聯合耳。』明日，嬰齊以華元之言，告於公子側。側曰：『二國尙未厭兵，此事殆未可輕議也。』華元留楚凡六年，至周定王十八年，宋文公鮑卒，子共公固立，華元請歸奔喪，始返宋國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晉景公聞楚人圍宋，經年不解，謂伯宗曰：『宋之城守倦矣。寡人不可失信於宋，當往救之。』正欲發兵，忽報：『潞國有密書送到。』按潞國乃赤狄別種，隗姓，子爵，與黎國爲鄰。周平王時，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，於是赤狄益強。此時潞子名嬰兒，娶晉景公之嫡伯姬爲夫人。嬰兒微弱，其國相酆舒，專權用事。先時，狐射姑奔在彼國，他是晉國勳臣，識多才廣，酆舒還怕他三分，不敢放恣。自射姑死後，酆舒益無忌憚，欲潞子絕晉之好，誣伯姬以罪，逼其君使縊殺之。又與潞子出獵郊外，醉後君臣打彈爲戲，賭彈飛鳥。酆舒放彈，誤傷潞子之目，投弓於地，笑曰：『彈得不準，臣當罰酒一卮！』潞子不堪其虐，力不能制，遂寫密書送晉，求晉起兵來討酆舒之罪。謀臣伯宗進曰：『若戮酆舒，兼并潞地，因及旁國，盡有狄土，則西南之疆益拓，而晉之兵賦益充，此機不可失也。』景公亦怒潞子嬰兒不能庇其妻，乃命荀林父爲大將，魏顆副之，出車三百乘伐潞。



酈舒率兵拒於曲梁，戰敗奔衛。衛穆公速方與晉睦，囚酈舒以獻於晉軍。荀林父令縛至絳都，殺之。晉師長驅直入潞城，潞子嬰兒迎於馬首，林父數其誣殺伯姬之罪，并執以歸。託言曰：「黎人思其君久矣。」乃訪黎侯之裔，割五百家，築城以居之，名爲復黎，實則滅潞也。嬰兒痛其國亡，自刎而死。潞人哀之，爲之立祠。今黎城南十五里，有潞祠山是也。

晉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，自率大軍屯於稷山。林父先至稷山獻捷，留副將魏顛，略定赤狄之地。還至輔氏之澤，忽見塵頭蔽日，喊殺連天，晉兵不知爲誰。前哨飛報：「秦國遣大將杜回起兵來到。」按秦康公薨於周匡王之四年，子共公稻立，因趙穿侵崇起釁，秦兵圍焦無功，遂厚結酈舒，共圖晉國。共公立四年薨，子桓公榮立。此時乃秦桓公之十一年，聞晉伐酈舒，方欲起兵來救；又聞晉已殺酈舒，執潞子，遂遣杜回引兵來爭潞地。

那杜回是秦國有名的力士，生得牙張銀鑿，眼突金睛，拳似銅鎚，臉如鐵鉢，虬鬚卷髮，身長一丈有餘。力舉千鈞，慣使一柄開山大斧，重一百二十斤。本白翟人氏。曾於青眉山，一日拳打五虎，皆剝其皮以歸。秦桓公聞其勇，聘爲車右將軍。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賊寇萬餘，威名大振，遂爲大將。

魏顛排開陣勢，等待交鋒。杜回卻不用車馬，手執大斧，領著慣戰殺手三百人，大踏步直冲入陣來。下砍馬足，上劈甲將，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般！晉兵從來未見此兇狠，遮攔不住，大敗一陣。魏顛下令，紮住營壘，且莫出戰。杜回領著一隊刀斧手，在營外跳躍叫罵，一連三日，魏顛不敢出應。忽報本國有兵來到，其將乃顛弟魏錡也。錡曰：「主公恐赤狄之黨，結連秦國生變，特遣弟來幫助。」

魏顥述秦將杜回，如此恁般，勇不可當，正欲遣人請兵。魏錡不信，曰：『彼草寇何能爲？來日弟當見陣，管取勝之。』

至明日，杜回又來挑戰，魏錡忿然欲出，魏顥止之，不聽。當下領著新來甲士，驅車直進，秦兵卻四散奔走，魏錡分車逐之。忽然呼哨一聲，三百個殺手，復合爲一，都跟著杜回，大刀闊斧，下砍馬足，上劈甲將。北邊步卒隨車行轉，輅車不便轉折，被他左右前後，覷便就砍，魏錡大敗。虧著魏顥引兵接應，回營去了。

是夜，魏顥在營中悶坐，左思右想，沒有良策。坐至三更困倦，朦朧睡去，耳邊似有人言『青草坡』三字，醒來不解其義；再睡，仍復如前。乃向魏錡言之。魏錡曰：『輔氏左去十里，有個大坡，名爲青草坡，或者秦軍合敗於此地也。弟先引一軍往彼埋伏，兄誘敵軍至此，左右夾攻，可以取勝。』魏錡自去行埋伏之事。魏顥傳令：『拔寨都起。』揚言：『且回黎城。』杜回果然來追，魏顥略鬪數合，回車就走，漸漸引近青草坡來。一聲砲響，魏錡伏兵俱起。魏顥復身轉來，將杜回團團圍住，兩下夾攻。杜回全不畏懼，輪著一百二十斤的開山大斧，橫劈豎劈，當者輒死，雖然衆殺手頗有損傷，不能取勝。二魏督率衆軍，力戰杜回不退。看看殺至青草坡中間，杜回忽然一步一跌，如油靴踏著層冰，立脚不住，軍中發起喊來。魏顥舉眼看時，遙見一老人，布袍芒履，似莊家之狀，將青草一路挽結，以攀杜回之足。魏顥魏錡雙車碾到，二戟并舉，把杜回搦倒在地，活捉過來。衆殺手見主將被擒，四散逃奔，俱爲晉兵追而獲之，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。魏顥問杜回曰：『汝自逞英雄，何以見擒？』杜回曰：『吾雙足似有物攀住，不能展動，乃天絕我命，非力不及也。』魏顥暗暗稱奇。魏錡曰：『彼既有

絕力，留於軍中，恐有他變。』魏顥曰：『吾意正慮及此。』即時將杜回斬首，解往稷山請功。

是夜，魏顥始得安睡，夢日間所見老人，前來致揖曰：『將軍知杜回所以獲乎？是老漢結草以禦之，所以顛躓被獲耳。』魏顥大驚曰：『素不識叟面，乃蒙相助，何以奉酬？』老人曰：『我乃祖姬之父也。爾用先人之治命，善嫁吾女，老漢九泉之下，感子活女之命，特効微力，助將軍成此軍功。將軍勉之，後當世世榮顯，子孫貴爲王侯，無忘吾言。』

原來魏顥之父魏犇，有一愛妾，名曰祖姬。犇每出征，必囑魏顥曰：『吾若戰死沙場，汝當爲我選擇良配，以嫁此女，勿令失所，吾死亦瞑目矣。』及魏犇病篤之時，又囑顥曰：『此女吾所愛惜，必用以殉吾葬，使吾泉下有伴也。』言訖而卒。魏顥營葬其父，並不用祖姬爲殉。魏錡曰：『不記父臨終之囑乎？』顥曰：『父平日吩咐必嫁此女，臨終乃昏亂之言。孝子從治命，不從亂命。』葬事畢，遂擇士人而嫁之。有此陰德，所以老人有結草之報。魏顥夢覺，述於魏錡曰：『吾當時曲體親心，不殺此女，不意女父銜恩地下如此。』魏錡嘆息不已。善仙有詩云：

結草何人充杜回？夢中明說報恩來。勸人廣積陰功事，理順心安福自該。

秦國敗兵，回到雍州，知杜回戰死，君臣喪氣。晉景公嘉魏顥之功，封以令狐之地，復鑄大鐘，以紀其事，備載年月。後人因晉景公所鑄，因名曰『景鐘』。晉景公復遣士會領兵攻滅赤狄餘種，共滅三國：曰甲氏，曰留吁，及留吁之屬國曰鐸辰。自是赤狄之土，盡歸於晉。

時晉國歲飢，盜賊叢起，荀林父訪國中之能察盜者，得一人，乃郤氏之族，名雍。此人善於僂逆，嘗遊市井間，忽指一人爲盜，使人拘而審之，果眞盜也。林父問：『何以知之？』郤雍曰：『吾察其眉

曉之間，見市中之物有貪色，見市中之人有愧色，聞吾之至，而有懼色，是以知之。」郤雍每日獲盜數十人，市井悚懼，而盜賊愈多。大夫羊舌職謂林父曰：「元帥任郤雍以獲盜也。盜未盡獲，而郤雍之死期至矣。」林父驚問：「何故？」不知羊舌職說出甚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

蕭夫人登臺笑容

逢丑父易服免君

話說荀林父用卻雍治盜，羊舌職度卻雍必不得其死，林父請問其說。羊舌職對曰：「周諺有云：『察見淵魚者不祥，智料隱慝者有殃。』恃卻雍一人之察，不可以盡羣盜，而合羣盜之力，反可以制卻雍，不死何爲？」未及三日，卻雍偶行郊外，羣盜數十人，合而攻之，割其頭以去。荀林父憂憤成疾而死。晉景公聞羊舌職之言，召而問曰：「子之料卻雍當矣！然弭盜何策？」羊舌職對曰：「夫以智禦智，如用石壓草，草必罅生。以暴禁暴，如用石擊石，石必兩碎。故弭盜之方，在乎化其心術，使知廉恥，非以多獲爲能也。君如擇朝中之善人，顯榮之於民上，彼不善者將自化，何盜之足患哉？」景公又問曰：「當今晉之善人，何者爲最？卿試舉之。」羊舌職曰：「無如士會。其爲人，言依於信，行依於義，和而不諂，廉而不矯，直而不亢，威而不猛。君必用之。」及士會定赤狄而還，晉景公獻狄俘於周，以士會之功，奏聞周定王。定王賜士會以黻冕之服，位爲上卿。遂代林父之任，爲中軍元帥，且加太傅之職，改封於范，是爲范氏之始。士會將緝盜科條，盡行除削，專以教化勸民爲善。於是奸民皆逃奔秦國，無一盜賊，晉國大治。

景公復有圖伯之意。謀臣伯宗進曰：「先君文公，始盟踐土，列國景從。襄公之世，猶受盟新城，

未敢貳也。自令狐失信，始絕秦懽。及齊宋弑逆，我不能討，山東諸國，遂輕晉而附楚。至救鄭無功，救宋不果，復失二國。晉之宇下，惟衛曹寥寥三四國耳。夫齊魯天下之望，君欲復盟主之業，莫如親齊魯。盍使人行聘於二國，以聯屬其情，而伺楚之間，可以得志。」晉景公以爲然，乃遣上軍元帥卻克，使魯及齊，厚其禮幣。

卻說魯宣公以齊惠公定位之故，奉事惟謹，朝聘俱有常期。至頃公無野嗣立，猶循舊規，未曾缺禮。卻克至魯修聘，禮畢，辭欲往齊，魯宣公亦當聘齊之期，乃使上卿季孫行父，同卻克一齊啓行。方及齊郊，只見衛上卿孫良夫，曹大夫公子首，也爲聘齊來到。四人相見，各道來由，不期而會，足見同志了。四位大夫下了客館。次日朝見，各致主君之意。禮畢，齊頃公看見四位大夫容貌，暗暗稱怪，道：「大夫請暫歸公館，即容設饗相待。」四位大夫，退出朝門。

頃公入宮，見其母蕭太夫人，忍笑不住。太夫人乃蕭君之女，嫁於齊惠公。自惠公薨後，蕭夫人日夜悲泣。頃公事母至孝，每事求悅其意，即閭巷中有可笑之事，亦必形容稱述，博其一啓顏也。是日，頃公乾笑，不言其故。蕭太夫人問曰：「外面有何樂事，而歡笑如此？」頃公對曰：「外面別無樂事，乃見一怪事耳！今有晉、魯、衛、曹四國，各遣大夫來聘。晉大夫卻克，是個瞎子，只有一隻眼光著看人。魯大夫季孫行父，是個禿子，沒一根毛髮。衛大夫孫良夫，是個跛子，兩脚高低的。曹公子首，是個駝背，兩眼觀地。吾想生人抱疾，五形四體，不全者有之。但四人各占一病，又同時至於吾國，堂上聚著一班鬼怪，豈不可笑？」蕭太夫人不信，曰：「吾欲一觀之可乎？」頃公曰：「使臣

至國，公宴後，例有私享。來日兒命設宴於後苑，諸大夫赴宴，必從崇臺之下經過。母親登於臺上，張帷而竊觀之，有何難哉？」

話中略過公宴不題，單說私宴。蕭太夫人已在崇臺之上了。舊例：使臣來到，凡車馬僕從，都是主國供應，以暫息客人之勞。頃公主意，專欲發其母之一笑，乃於國中密選眇者、秃者、跛者、駝者各一人，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車。郤克眇，即用眇者爲御；行父秃，即用秃者爲御；孫良夫跛，即用跛者爲御；公子首駝，即用駝者爲御。齊上卿國佐諫曰：『朝聘，國之大事。賓主主敬，敬以成禮，不可戲也。』頃公不聽。車中兩眇，兩秃，雙駝，雙跛，行過臺下，蕭夫人啓帷望見，不覺大笑，左右侍女，無不掩口，笑聲直達於外。

郤克初見御者眇目，亦認爲偶然，不以爲怪。及聞臺上有婦女嬉笑之聲，心中大疑。草草數杯，即忙起身，回至館舍，使人詰問：『臺上何人？』『乃國母蕭太夫人也。』須臾，魯、衛、曹三國使臣，皆來告訴郤克，言：『齊國故意使執鞭之人，戲弄我等，以供婦人觀笑，是何道理？』郤克曰：『我等好意修聘，反被其辱；若不報此仇，非丈夫也！』行父等三人齊聲曰：『大夫若興師伐齊，我等奏過寡君，當傾國相助。』郤克曰：『衆大夫果有同心，便當歃血爲盟。伐齊之日，有不竭力共事者，明神殛之！』四位大夫聚於一處，竟夜商量，直至天明，不辭齊侯，竟自登車，命御人星馳，各還本國而去。國佐嘆曰：『齊患自此始矣！』史臣有詩云：

主賓相見敬爲先，殘疾何當配執鞭？臺上笑聲猶未寂，四郊已報起烽煙。

是時魯卿東門仲遂，叔孫得臣俱卒。季孫行父爲正卿，執政當權。自聘齊被笑而歸，誓欲報仇。聞郤克請兵於晉侯，因與太傅士會主意不合，故晉侯未許，行父心下躁急，乃奏知宣公，使人往楚借兵。值楚莊王旅病薨，世子審即位，時年纔十歲，是爲共王。史臣有楚莊王讚云：

於赫莊王，幹父之蠱；始不飛鳴，終能張楚。樊姬內助，孫叔外輔；戮舒播義，劍晉覲武。窺周圍宋，威聲如虎；蠢爾荆蠻，桓文爲伍！

楚共王方有新喪，辭不出師。行父正在憤懣之際，有人自晉國來述：「郤克日夜言伐齊之利，不伐齊難以圖伯，晉侯惑之。士會知郤克意不可回，乃告老讓之以政。今郤克爲中軍元帥，主晉國之事，不日興師報齊矣。」行父大喜，乃使仲遂之子公孫歸父行聘於晉，一來答郤克之禮，二來訂伐齊之期。魯宣公因仲遂得國，故寵任歸父，異於羣臣。時魯孟孫、叔孫、季孫三家，子孫衆盛，宣公每以爲憂。知子孫必爲三家所凌，乃於歸父臨行之日，握其手密囑之曰：「三桓日盛，公室日卑，子所知也。公孫此行，覩便與晉君臣密訴其情，倘能借彼兵力，爲我逐去三家，情願歲輸幣帛，以報晉德，永不貳志。卿小心在意，不可洩漏！」歸父領命，齎重賂至晉，聞屠岸賈復以諛佞得寵於景公，官拜司寇。乃納賂於岸賈，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。岸賈爲得罪趙氏，立心結交欒郤二族，往來甚密。乃以歸父之言，告於欒書。書曰：「元帥方與季孫氏同仇，恐此謀未必協也。吾試探之。」欒書乘間言於郤克，克曰：「此人欲亂魯國，不可聽之。」遂寫密書一封，遣人星夜至魯，飛報季孫行父。行父大怒曰：「當年弑殺公子惡及公子視，皆是東門遂主謀，我欲圖國家安靖，隱忍其事，爲之庇護。今其子乃欲見逐，豈非養虎留患耶？」乃以郤克密書，面致叔孫僑如看之。僑如曰：「主公不視朝，將一月矣。言



有疾病，殆託詞也。吾等同往問疾，而造主公榻前請罪，看他如何？」亦使人邀仲孫蔑。蔑辭曰：「君臣無對質是非之理，蔑不敢往。」乃拉司寇臧孫許同行。三人行至宮門，聞宣公病篤，不及請見，但致問候而返。

次日，宣公報薨矣。時周定王之十六年也。季孫行父等擁立世子黑肱，時年一十三歲，是爲成公。成公年幼，凡事皆決於季氏。季孫行父集諸大夫於朝堂，議曰：「君幼國弱，非大明政刑不可。當初殺嫡立庶，專意媚齊，致失晉好，皆東門遂所爲也。仲遂有誤國大罪，宜追治之。」諸大夫皆唯唯聽命。行父遂使司寇臧孫許，逐東門氏之族。公孫歸父自晉歸魯，未及境，知宣公已薨，季氏方治其先人之罪，乃出奔於齊國，族人俱從之。後儒論仲遂躬行弑逆，援立宣公，身死未幾，子孫被逐，作惡者亦何益哉？髡翁有詩嘆云：

援宣富貴望千秋，誰料三桓作寇仇？楹折「東門」喬木萎，獨餘青簡惡名留。

魯成公即位二年，齊頃公聞魯與晉合謀伐齊，一面遣使結好於楚，以爲齊緩急之助。一面整頓車徒，躬先伐魯，由平陰進兵，直至龍邑。齊侯之嬖人盧蒲就魁輕進，爲北門軍士所獲。頃公使人登車，呼城上人語之曰：「還我盧蒲將軍，即當退師。」龍人不信，殺就魁，磔其屍於城樓之上。頃公大怒，令三軍四面攻之，三日夜不息。城破，頃公將城北一角，不論軍民，盡皆殺死，以洩就魁之恨。正欲深入，哨馬探得衛國大將孫良夫，統兵將入齊境。頃公曰：「衛窺吾之虛，來犯吾界，合當反戈迎之。」乃留兵戍龍邑，班師而南。行至新築界口，恰遇衛兵前隊副將石稷已到，兩下各結營壘。石稷詣中軍告於孫良夫曰：「吾受命侵齊，乘其虛也。今齊師已歸，其君親在，不可輕敵。不如退兵，